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

李德南 项静 徐刚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

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

李德南 项静 徐刚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 / 李德南 项静 徐刚 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6. 1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7-1521-9

I. ①深…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377号

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

Shenzhen Gushide Shier Zhong Jiangfa

出品人: 聂雄前

书稿统筹: 于爱成

责任编辑: 涂 俏 蒋鸿雁

责任校对: 张 玫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82537697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主编这套文库，是一种享受。

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更是一种享受。

还有鼓舞。

边鼓边舞——兴奋！

十二位文学新锐，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生成的元气、生气、意气。有这三气在，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

三十多年，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我实在不愿使用“新军”这个词，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也只有深圳能够。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

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牾，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仅凭这一点，不仅这十二位，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这就是深圳的见识。也是深圳的性格：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就付诸行动，创造成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都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珂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说得似乎高亢了点。那就降低调门，轻声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

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

未了，还有几句说明：

本“文库”又称为“12+1”，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或许还有深圳文学，有精到的解析。

本“文库”由邓一光先生提议，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由我担任主编。具体的联络、协调及编务工作，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

本“文库”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含四十五岁）。吴君、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因事先议定的原则，未进入本文库，是一个遗憾。

本“文库”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为深圳文学祝福。

杨争光

2015年6月26日

前 言

何谓新锐，作家何为？

深圳是一座新城市，它的文学也是年轻的，未必很成熟，却随处可见生机。置身其中的作家与作家之间，则往往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十二位新锐作家亦是如此。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他们的作品各有各的气息，各有各的腔调，丰赡多姿地构成了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

何谓新锐？“年轻”自然是题中之意，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意味着“惟陈言之务去”，意味着无法便利地标签和收纳，意味着在面对他们的小说时，能看见参差多态的样式，这亦彰显了文学本身的广袤和辽远。假如我们看到的是极为同质化的文本，是风潮式的对某类题材一哄而起然后一哄而散，是对现实的机械复制，那要么是文学的生态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小说家的观念出了问题。

在这十二位新锐作家中，蔡东的写作能力全面，有才情，也有不凡的修为。不管是她看问题的深度，还是精神的

高度，都不太像是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她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裂变和挣扎写得深透有力，放诸国内青年作家群体也是极有实力的一员，不可忽视。毕亮曾将个人的小说集命名为《在深圳》，是一位自觉、自知的城市书写者。“在深圳”不仅标明了故事发生的空间，更指向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流动的、迅速变化的、充满不安的城市经验，是毕亮重要的书写对象。他的文字带着疼痛，尖锐冷峻而饱含现代意味。厚圃的小说多是关注某一类人群，重视写他所熟悉的生活与风景，这些作品所营构的世界却是宽广的，文字也庄重厚实。刘静好的小说题材和语言方式都有自身的特点，她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精神状况，语言诙谐灵动。钟二毛的作品则力求在城市与乡土间寻找合适的通道，体现实况，对时代之变敏感而富有洞察力，杂糅进类型小说的技巧，流利可读而不乏深刻。陈再见则以其独特的生活经验为底，也有求变意识，兼具乡土中国的讲述者、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先锋小说的承传者三种面相。弋铎的作品跟现实短兵相接，不依赖技巧，于平实中埋藏下撼动人心的力量。宋唯唯的文字富有古典的意趣和情调，重视写现代个体的精神层面。徐东的西藏系列小说以诗性的运思方式契合了西藏这一叙事空间，既讲述对远方与自由的渴望，也不乏对爱情的赞颂。曾楚桥的写作浸润着西方现代主义的书写传统，又试图朝向中国经验而扎根。郭建勋的小说传达出底层生活粗粝鲜活的现场感，有呐喊，也有彷徨。俞莉的小说偏重教育和情感问题，洞悉深圳人心底的焦虑与无助，又持续追问人在这个时代何以安身安心。

他们的写作，确实体现出了各自的个性和差异，这“不一样”的所在，最为值得看重。当然，他们的小说也存在着种种的不足，甚至存在着必须想办法克服才能继续前行的难题——这些我与项静、徐刚在作家论中已有所涉及。从总体上看，深圳的作家还应该更具青年的锐气、抱负和胆色，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更自觉更多样的追求。我期望这里面有人能传承经典而终有突破，自身亦进入经典的序列。他们毕竟是居于城市的写作者，我也期待他们能借助文字而营造起各自心中的“我城”，能对现代经验作更充沛也更有深度的表述，能形成更为整合的生命哲学与叙事伦理学，让写作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回避，而是对生活的回报。

李德南

2016年1月20日

目 录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陈再见小说论	001
从伊甸园到尘世	
——徐东小说论	034
故乡：出走与回归	
——厚圃小说论	055
情感、教育与时代的精神状况	
——俞莉小说论	076
失败者之歌	
——蔡东小说论	092
触手可及的此刻——秘密	
——弋铎小说论	113
驯顺的都市守夜人	
——刘静好小说论	129
去看一看深渊	
——曾楚桥小说论	144

城市之光	
——钟二毛小说论	160
城乡对峙中的温情与愤恨	
——郭建勋小说论	179
深圳的绝望与温暖	
——毕亮小说论	202
世俗的悲苦与决绝	
——宋唯唯小说论	220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陈再见小说论

城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界和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需要经历一场从乡土文学到城市文学的转变。这种提法，有它的合理之处，当然也有它的意义，尤其是我们一直缺乏成熟的城市文学，如今的生活现实又迫切地要求我们关注城市。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给我们的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写好城市，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我们的生活经验。

可是，过于强调城市文学要取代乡土文学的话，其实也有问题——这也会导致一种经验的遮蔽。今天中国依然在不断地走城市化的道路，可是乡村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得到作家们的关注。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分野，也只是暂时性的话题。就文学的根本而言，不管是写乡土，还是写城市，都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一个作家也只有同时关注城市与乡村，他的视野才会完整，对问题的认识才会全面。

要同时写好城市和乡村，无疑有极大的难度，因此，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会有所取舍，将笔力集中在其中一个方面，这有利于作家形成个人的写作

领域和写作风格，也有利于作家在短期内赢得注意。可是陈再见并没有走这样的路。他着力关注中国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以一种温和而执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思。这跟他的出身与成长是有关系的。他生于1982年，是广东陆丰市甲西镇后湖村人，现在在深圳工作，先后做过工人、杂志编辑、图书管理员，等等。与这种经历相应，陈再见的小说，也主要有两个叙事空间：湖村与深圳。到目前为止，陈再见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江南》等杂志发表近百万字的作品。从大体上看，他的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写乡村的，也就是他所命名的湖村系列，又可以以去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作为代表。还有一部分作品则以城市为叙事空间，如《大梅沙》《七脚蜘蛛》《侵占》等。《大

军河》《妹妹》《上帝的弃儿》等作品，则能看出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家的影响。相应地，陈再见亦有三种形象：乡土中国的讲述者、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先锋小说的承传者。

一

对于今日之乡土中国，陈再见是一个敏感的、自愿自觉的讲述者。他的乡土写作，有独属于他个人的记忆，也有鲜明的特点。他总是把这个时代的经验和现实放在中心位置，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力求确切地表述这种经验与现实。像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乡土文明和乡土中国的衰败、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问题……80后这一代人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与此同时，不管是写作何种题材的小说，叙述者多数是与陈再见本人的形象重合，如蔡东所言：“陈再见的小说里，时常闪动着一双儿童的眼睛。”^①

这里不妨以《拜访郑老师》为例。其叙述者的名字甚至就叫阿见。小说主要是以少年阿见的视角来写他的哥哥陈银水这个乡土青年如何获得现代性，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这篇小说的结构颇有特点，一共分为六个小节，单数部分主要是讲述我哥哥带着我去拜访郑老师的经历，用的是现在时，但所叙述的内容实际上已成为过去。里面写到我哥哥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如何向郑老师请教，成为一个小学老师后又因为一次教育事故而失去教职。双数部分，实际上承接上

^① 蔡东：《少年心事与诗人情怀——陈再见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0期。